

红西路军史料

hongxilu junshiliao

(第四辑)



中共甘肃省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印

红西路军史料

(第四辑)

中共甘肃省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九月



▼三道流沟砂子河畔的红军战壕。

▼这颗沙枣树曾是李先念同志拴歇战马之处，红三十军指挥部也曾设在这里。



#W51/1942/106



▲ 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扼守在汪家墩阵地上的碉堡。



▲ 三道流沟李家庄处的红军射击孔。



▲ 座落在倪家营子的红军烈士纪念碑（现已迁址临泽烈士陵园）。



▲ 红西路军在这间房屋的墙壁上书写下联合抗日、宣传红军宗旨的标语，图为“红军标语墙”的标志。



▲ 临泽县烈士陵园奠基暨红军烈士遗骨迁葬仪式大会于1986年8月1日在临泽县隆重举行。图为大会会场一角。



▲ 在红军烈士遗骨迁葬仪式上，党政军及各县代表向红军烈士致哀。

第四辑

目 录

图片介绍

专 题 报 告

河西人民群众掩护、营救西路军伤病、失散人员

概况……………中共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1 ）

红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概述

……………中共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16 ）

红西路军教导团概况

……………中共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22 ）

龙渠会议……………中共张掖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25 ）

红西路军在山丹的战斗概况

……………中共山丹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35 ）

红西路军在临泽境内的几次战斗

……………中共临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41 ）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序列暨主官名录（附马步芳、

马步青参战部队番号）

……………中共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58 ）

红西路军团以上英烈简介

……………中共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66 ）

“红女人”——康隆寺被焚真相

……………甘肃省妇联张掖地区办事处（ 83 ）

我所知道的高金城一家……………张秀玉（ 86 ）

碧血染祁连——回忆我在红西路军的经历……………王定烈（ 90 ）

回忆碉堡苦战记……………周纯麟（ 102 ）

史 料

回 忆 录

艺

苑

血肉浇铸的丰碑（诗）·····	原树勋	王士伟	徐国友（40）
祁连山，高耸的丰碑（诗）·····	王士伟	刘晓东	原树勋（82）
诗两首·····		高 雄	（21）
石窝山觅踪（散文）·····		原树勋	（58）
· 简讯 · 临泽烈士陵园即将建成·····	王士伟	原树勋	（101）

河西人民群众掩护、营救西路军 伤病、失散人员概况

中共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红西路军西征失利后，“二马”军警、民团同地方上的土豪劣绅、政保人员、地痞流氓等反动力量纠集在一起，对军民实行了大规模的搜捕、关押、审讯、拷打、迫害、屠杀，使河西走廊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失散的西路军人员在海拔三、四千米严寒的祁连山中，衣不蔽体，忍饥挨饿，运用各种策略，根据不同的环境和条件，坚持与敌人斗争，在敌人的严密追捕下，西路军干部、战士机警脱离险境。有的化装潜行，改名换姓觅食投宿；有的装聋、装哑，避敌之盘查；有的在解押途中被战友、群众帮助脱离险境；有的假扮成和尚、道童，机智隐蔽；有的招亲赘婿定居河西；有的当长工谋生，伺机东返；有的以放牧、挖煤、打短工、当徒工、挑货郎担维持生活。他们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经历了九死一生，饱尝了艰辛磨难。

河西人民群众在收留掩护失散的红军伤病员中，承担了风险遭受了敌人迫害甚至于献出生命，有的为其煎药、包扎擦洗伤口，使其恢复健康、回归部队；有的为隐蔽在洞穴、崖林中的伤病员送水、药、衣食、柴草等物；有的为红军缝补、浆洗、制做鞋、帽、衣服等物品。他们对红军失散人员的悲惨遭遇出于阶级感情和人道主义，在党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和红军政策的感召下，不畏军警、民团、土豪劣绅等反动势力的包围清剿、搜捕屠杀、掩护和营救红军被俘、伤病失散人员的形式之多，范围之广，场面之惊险，事迹之动人都是罕见的，为党和人民保护了一批革命财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 养护红军伤员不畏艰难险阻。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红军在景泰县雷家峡遭遇战中，小腿负伤的战士杨明泰，伤口化浓掉队，被郝家窑贫苦农民张海国母子二人接回家中，用盐水擦洗伤口，精心护养数日，不料被保长的狗腿子发现，要将杨撵走，迫于无奈，当众将杨打发开。这帮家伙走后，母子二人怕落入虎口总不放心，又追赶到十里外，把鞋倒绑在脚上逆踪引回家中，三次移居隐蔽地点，养伤四十余日。张母精心调养护理，夜间常去送饭送水，一天深夜，送饭途中恰遇恶狼一只几乎丧生。杨伤愈后，与张家母子相依为命，艰辛度日直到解放，才定居打拉牌，因杨终身未娶，张家又将一子过继，现在杨依然和双目失明的张海国合居一家，安度晚年（4）。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红军撤离古浪县横梁山时，遗留的伤员大部分遭到杀害。少数隐蔽到附近的山洞、地窑处。当地群众发现后，冒着被敌人杀头的危险送吃送喝，使十多

名伤员在险境中得以生存。一次，蔡长德老人听到房后有人呻吟，便闻声赶去将卧倒在地的小红军伤员安置到一个窑洞内养伤，几天后又来了四名伤员，蔡夫妇拿出十几张羊皮，为伤员垫铺御寒，每天给生火做饭、送水，经过精心照料，除二人重伤死亡外，有二人伤愈后返回部队，另一重伤员接到家中养护，次年三月伤愈，含泪离去（5）。

一九三七年二月初，十多名红军东返，途经永昌县城南的孙家庄时，各自分散到群众家觅食，双脚冻肿的十六岁女战士杨桂香，被赵母黄开兰领到家中，用土法治疗冻伤，经过精心养护，很快恢复健康，为防敌军搜捕，将她藏入洋芋窖中，让自己的女儿放哨，白天出窖晒太阳；夜间睡在热炕上。杨桂香受到赵母无微不至的关怀，直到一九三九年秋，同外乡的一男青年自由恋爱结婚，才离开了赵家（6）。

一九三七年四月下旬，三十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王家奎带领李树觉等十多名战士，奉命掩护左支队从安西县王家屯庄突围西进。在同敌刘呈德团战斗中与大部队失去联系，负伤人员较多，为了就地隐蔽养伤，转移到较偏僻的南山芨芨泉和老寺兔付庄，受到截山庙道人和附近仅有的三户群众的接济和隐蔽。过了二十余日，因群众粮食发生了困难，伤员伤势恶化，王家奎、李树觉、吴德其等化装出山，另找落脚点。到六工村时，又得到庞得祥慷慨承诺。接受伤员来他家养伤。在当地群众的帮助掩护下，养伤一月之余。七月的一天，敌闻庞得祥“隐匿共产”，前来搜捕，强逼庞交出红军，庞灵机一动，强堆笑脸陪伴，把敌人引走，其子乘机才将伤员隐蔽在房后谷地。

敌人没有捕捉到红军，就将庞审讯拷打，庞始终守口如瓶。后央求渠（管水的）保长说情，拿出白洋八元和烟土送礼，还在保公所设酒席，敌军酒足饭饱后才离去，王家奎等人对他为保护红军人员所受迫害、委屈，甚为不安，深表感激，致谢时却受到他的责备，说：“谢什么，自己人，只要你们平安，我心里就踏实了。”

为了不再让群众受连累，病员伤愈后，决定去新疆找部队。临行前，庞又给十名红军人员备办了干粮、面粉、缝了七条粮袋，帮助买了擦枪油，找人查看了疏勒河洪水情形，于七月十七日连夜送行到上四工村，指给了去新疆的路，其中有一名红军因外出做工未能赶到同行，在庞家生活长达二年之久，后帮助介绍到安西城内学理发，直到一九四五年才返回原籍四川旺苍（7）。

在这次战斗中，右腿负伤的四川籍杜姓女战士昏迷不醒，被芨芨泉张树珍母女掩护营救，他们用盐水、棉花洗伤，拆下自己的衣服做布条包扎伤口，送水送饭。等形势稍松后，接到自己家中，精心治疗月余，伤愈后，又帮助打听到了六工村的红军失散人员，杜即含泪告别，寻找难友去了（8）。

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倪家营受搜后，大批红军失散人员遍及河西各地，人民群众把伤病员看作是自己的亲人。千方百计加以保护、营救脱离险境，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来掩护伤病、失散人员。临泽县鸭暖的徐菊香，给伤病人员烧水做饭、精心护理、倍加关照，还翻修衣服十二件，新缝便衣十二件；她的家也是红军人员的“接待站”，凡途经她家的红军人员都热情接待。一九三七年农历二月十四日，九名红军失散人员来到她家，要饭充饥，发现保长吴发科带领敌军搜捕红军，她立即分别藏入家里粮栈、庄后的树园、庄外的土地庙内，当敌军遍问红军去向时，有意把敌人引到北面。敌军追了一阵，不见红军踪影，回过

头来用马棒拷打她，她始终不吐真情，九名红军人员化险为夷。当年四月，一名双脚冻伤的陈姓红军战士到她家中，熬煎甘草水洗敷九天后伤愈，临行时，让其丈夫做了一根拐杖送走。徐菊香收留红军人员住宿、养伤之事，被坏人告密，临泽县政府指派衙役张新生、倪天礼捆绑吊打其夫吴作善，罚白洋二元。全国解放后，有位被营救过的红军还亲自来探望过一次，感谢对他的掩护和救命之恩（9）。

临泽县沙河农民尤正义，受红军委托养护伤员李平余，将其藏入屋内夹墙二十多天。后敌军搜捕，尤正义唯恐漏馅，白天将李隐蔽到野外坡崖下，夜间再带到家中，连续养护四个多月，被警察局发觉，抓去尤严刑拷打，敲诈去白洋十二元，李伤愈定居当地，才保护下来。

这一带伤病、失散人员甚多，有不少人民群众、各阶层进步人士，都为他们提供资助或创造养伤护理的条件。有的治愈伤后帮助东返；有的千方百计为他们寻找谋生职业，待形势缓和后再找革命队伍（10）。

红三十军二六九团二营营长廖永和和二六八团机枪连十三岁的勤务员何延德等十二人，分别在倪家营、梨园口战斗中负伤，后进入祁连山寻找部队，住窑洞、煮吃兽皮、啃兽骨，艰辛度日达两月之久。一九三七年五月，到肃北苏来的一个窑洞宿夜时，遭到蒙古族部落头领的袭击，二人牺牲，枪枝被劫走，廖再次负伤，八天昏迷不醒，后将八人安排去找部队，只留何延德一人帮助照料，蒙古族牧民江西力母子发现后，送来盐、米接济，养伤二十余日。随后又被接到家中另搭一棚养息，由于廖右腿负伤流血，江西力为其清洗伤口；民间医生群普力、巴金杂还给送来医治伤口的蒙药，伤口很快治愈。当敌军马德福带领人马搜查时，江西力、依布曾把廖、何二人送往深山，穿上蒙民衣服，藏入山洞养护，送来毡衣御寒。伤愈后，生活在牧区，后转往青海都兰、巴音一带，直到西宁解放才回到党的怀抱，曾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何延德一直生活在肃北牧区，解放后和蒙族姑娘结婚定居（11）。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红九军从永昌县城西的杏树庄撤离时，将七十余名重伤员留置王志绩家中。次日清晨，敌军蜂拥而来，伤员的费用被敌洗劫一空，还要将伤员赶出庄外。王志绩随之腾出庄外三间大草房，垫好草铺把伤员安置进去，同毛培礼等人用曾给红军磨面时剩余的一部分和家中拿一些，先后做饭侍候伤员达两个多月。王志绩夫妇还常为伤员用盐水、布条洗擦包扎伤口，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除伤势恶化三十余人死亡外，其余都陆续恢复健康，先后东返。毛培礼还将其中陈玉奎等四人领回家中，由其母精心养护。后来，从高台失散的红军女战士龚少敏又被收留。陈玉奎在他家生活长达六年。毛培礼养护红军伤病、失散人员的情况，被过路的马家军发现，将其扣押审讯拷打以“通匪论处”，夜间，趁敌熟睡时出逃，幸免于死，而他家却被抄得一塌糊涂（12）。

一九三七年元月至二月间，张掖县大满乡的池有才，在灰条沟煤矿掩护了一名红军人员，敌人搜山时因藏入窑洞未被搜去。风声缓和后，又帮助了干粮、资助了路费，回到革命队伍。一九四九年九月，解放大军西进时，这位曾被营救过的红军已成为营长，专程找他叙谈一夜，感谢他对革命的帮助和救命之恩（13）。

临泽沙河的韦永仕虽在民团当团丁，但每次看到负伤、失散的红军都很同情，不仅不加伤害，而且还给予帮助。一次下乡办事，途经何家庙遇到四十余名红军向他乞食时，当夜偷

上民团团部的粮食换成大饼送到红军手中，每过几天送一次，持续月余。后来，听到要搜捕这部分红军，提前告诉伤员转移（14）。

西路军总部骑兵师战士黄三明在洪水城的一次战斗中，腿部中弹负伤，隐蔽在永固邓家庄窑洞，伤口恶化生命垂危，被邓家庄农民周学贤发现。父子二人送饭养护，后又抬到家中精心治疗，伤口很快痊愈。一次黄装做哑巴，以放羊被狗咬伤为藉口应付过敌军搜查。后被地痞邓怀璧发现报告民团，说周家“窝藏共产”，得下枪枝，留下鸦片，父子被民团抓去严刑拷打、关押。无奈卖去耕牛两头，借来白洋三十元，送给了民团头子赵良圣，才算罢休（15）。

西路军炮兵团战士张金国，从肃南红弯寺失散后到临泽被一河南耍猴艺人收留为义子。后被民团发现要抓捕张金国，耍猴艺人随即打发其子护送张到张掖城王兴隆的当铺当学徒。后又被敌军发现，转移到酒泉王的当铺。敌人几次扑空，恼羞成怒将王兴隆抓去严刑拷打，王始终不吐真情，后花钱行贿才被放出（16）。

小红军女战士苏秀英，在毛儿盖拐伤脚筋，行军到土门掉队，被古浪的陈三俊收为义女，并在他家生活数年后出嫁（17）。

西路军战士丁忠堂在倪家营负伤后，被严寒夺去了双脚脚趾，手拄木棍，行走艰难，行乞为生。后被临泽县刘家沟湾的刘尚同收留，用花椒水、牙粉搽敷伤口三个月。丁在解放后定居高台（18）。

一九三七年农历三月初九日，安西县踏实乡的农民常树海遇到失散红军王长山，领到家中藏入粮房，因敌人搜查紧张，连夜携带锅碗、米面，用牲口驮往离家五十里外的山中躲藏。为防敌人搜山，又转移到敦煌一亲戚家当学徒，才掩护下来。后来常树海因掩护了另一个姓李的红军而一起被抓去，遭到敌人的毒打，在返回的路上摔下驴被冻得不省人事，后他人赶到才抢救过来。为营救这个红军，他把家里的一头驴卖了大洋二十元，送给敌人才将李赎回（19）。

（二）慷慨解囊，帮助红军摆脱困境。

西路军广大指战员严明的纪律、严肃的军威、身体力行，济苦爱民的作风妇孺皆知。在失散遇难后，哪怕是乞食度日、挨饥受冻也从不扰民，深得人民的信赖。有的自己已经身陷囹圄，但仍未忘记人民群众。在祁连山灰大板战斗中，一位曾给红军带过路的裕固族牧民，被敌人抓去，在将要枪杀的时刻，一位被俘解押的红军战士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敌人罪恶的枪口，在这位红军斥责、据理争辩的正义威逼下，敌人不得不把这位牧民放出来（20）。

红军的优良作风与蒋、马敌军的肆虐残暴、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的卑劣行径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反动政府里任职的个别军政人员和一些工商资本家、思想进步的绅士也为之赞叹，受到教育和影响，当红军指战员陷入绝境时，他们伸出援助的手。临泽沙滩上的商人贾永隆、刘进孝、任长水、丁居成、肖老五等人，受到红军政策的感召后，曾为红军筹集布匹、衣物等共达价值（法币）二千元，红军收到这部分物资后为其写下了“等革命胜利后加倍偿还”的收据（附件一）。

古浪县的一些商人亲眼看到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受感动，自愿献物献款，援助

红军。张掖县“长兴泰”掌柜刘芳，早年蒙受过旧政府官吏的栽赃陷害，饱尝了人格受到侮辱的苦痛，又目睹了红军作战失利后，大批红军人员被俘遭活埋惨害的情景，凄然泪下，从而加深了刘对反动统治者的不满情绪，他早想法帮助红军。后来听到东街店内关押着三百多名被俘人员，大多都是作战负伤和手脚被冻伤，他出了二百元现洋，买通了敌旅长韩起功的副官和看押被俘人员的贪财好利的王武。声称膝下无子，行善还愿为由，趁一个夜晚，随同好友王兆瑞、店员姚签从皮坊提出准备发往外地的皮衣三百多件，一件件递往被押红军人员手中。几天后，有两名逃出的红军人员特意来刘先生家，转达了为他们提供取暖过冬之衣的谢意，并留下了一张收条（21）（附件二）。

一九三七年三月，西路军总部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徐一新同志，在战斗中负伤失散在红弯寺南山，被挖金子的张老汉营救，并在张处养伤月余出走。后在白水泉附近偶遇放牧青年屈大成，随即找来食物让徐充饥，将其携带的麝香给徐贴敷伤口和口服，在屈的帮助下连夜绕过敌军集合地点和截击红军人员的关卡，隐蔽到家中养伤。因自己房舍简陋，不宜隐蔽，又转往喇嘛湾的一个山洞，让其八岁的妹妹送饭送水。同年四月，恶霸鲁阿訇带领民团大肆搜捕杀害红军人员，随后，又将徐转移到表兄万生荣、王立基等亲戚家中隐蔽掩护。后徐提出去找党中央，十月二十七日周占熊、赵财宝、王尚敏等人慷慨解囊，相助凑集去陕北的路费，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在屈大成的护送下，从高台元山子乘车到达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后转赴延安，屈也与徐一起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由徐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屈在中央党校学习后，于一九三九年四月份回兰州，由甘肃工委派到张掖与傅俊杰（傅从俭）接头，开展党的地下工作（22）。

同年三月间，沿北部沙漠东返的红军人员一行七、八人，到永昌县境内的小山子姚明云（地主）牧地，向放牧人员乞讨食物，饭后，放牧人员将红军领到姚的家中，休息几天，姚明云给予盘费资助，送给骆驼三峰，羊皮三十张，装扮行商，兼送一程，指给了去包头的道路，后返陕北，临行时还留了一张条据（现未找到）（23）。

（三）不顾个人安危，掩护红军脱险。

一九三七年农历正月十二、十七日两天，西路军战士李福兴、马洪忠和周姓两姐妹先后到张掖县沙井乡赵永和家。赵为掩护他，白天隐蔽在外面，晚上安置在家中，精心侍候两月余。在这期间，其母为头部负伤的李福兴擦洗、上药、包扎伤口，待如亲生子女。后被人告密，联保主任马宗玉，保长段长发、民团大队长马天合等一伙搜捕两位女战士交押敌军，又将赵永和抓去严刑拷打、审讯，但赵守口如瓶，始终没有供出家中还有隐蔽的红军，敌拷打两次，敲诈白洋十元、羊一只还不罢休。赵被关押到五月二十八日夜脱逃，跑回家中，即给两位红军准备了干粮连夜离开赵家（24）。

一九三六年底，失散的四名红军（内有参谋长一人，指导员一人，战士两人）到临泽县新华乡张立安家乞食时，通过张立安将六十两烟土贿于民团大队长施玉玺答应保护。唯恐有变，张立安将四名红军转移到南山煤窑躲避，向红军通风报信，送吃送药。到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施玉玺反悔食言，带领民团、敌军一百余人将红军包围，在与敌战斗中三人牺牲，一人负伤被俘。随后，施带人抄了张立安的家，逮捕、关押张三个月，谋图杀害。张立安的父亲卖去六间房屋、一头牛、两头毛驴、一辆车、八亩青苗，花了白洋二百元赎身，才

得到释放（25）。

（四）抛家弃子，护送西路军领导干部。

山丹县马营乡北窑坡甘家庄居住的湖北籍中医但复三，在红西路军失散人员东返途中，常为伤病人员治病、留宿、资助路费。一九三七年三月的一天，其妻弟万怀章赶着毛驴外出办事，回家路过沙湾口的沙河，碰见三名穿着农民服装的陌生人在一个小崖下烤火，他们主动向万问话要水喝，其中，被听出操湖北口音的一个人有病，在其他两人要求下，万把他们带到但复三家中，又不敢问其姓名，只好当作同乡热情接待、留宿、医病。其他两人第二天就向东走了（过后得知一人是徐向前同志），数日后，有一天夜间，忽有人来敲门，进来一看，原来是十多天前在但复三家住宿看过病，临行时，还资助过路费的自称姓王的红军。从其口中露出这个湖北同乡，便是西路军最高领导人陈昌浩。这时，但更替陈的安全担忧。此后，惊险机智地应付过敌人的三次搜捕。但恐怕陈继续留在家中发生不幸，随即秘密带义子聂有成、妻弟万怀章趁黑夜把陈昌浩转移到曹家大口窑洞隐蔽。当敌人再次进行搜捕时，他们又把陈转移到大黄山钟山寺隐蔽。但复三父子和聂、万曾上山挖药为名轮流给陈送食物、药品守护。经几个月治疗，体力得到恢复，陈提出去找党中央，但与陈再三商量决定亲自护送陈东返。走时，但复三只带了聂有成与陈昌浩同行，从大黄山出发，赶一头毛驴，历尽艰险，安全到西安，但、聂回湖北孝感老家。陈回原籍湖北汉阳，之后陈来但家住了一段时间返回延安，但复三于次年病故原籍（26）。

西路军领导同志徐向前、王树声等离开部队，返回陕北的途中，都得到河西人民群众的掩护和资助。

（五）引径指路，帮助红军人员脱离险境。

西路军在河西各地的战斗中，地方群众积极为红军在行军、作战中当向导，打进敌人盘据的地方侦察情况，做了不少工作，西路军人员失散后，人民依然还是帮助红军走出龙潭虎穴，冲出绝境。

西路军总部教导团参谋左叶等九名红军和妇女先锋团的两名女战士，一行十一人，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中旬，失散以后，走出祁连山来到张掖附近乌江堡广寨黑河岸边。由于饥饿疲惫便到一座磨坊休息，在烤火中被十多名手持钢钎、木棍的群众团团围住了，他们走近一看原来是红军。群众在秦锁义的疏导下散去，秦走进磨坊帮助红军烙饼做饭。饭后，左叶一行要继续行走，而黑河又无法过去，在红军的要求下，秦锁义套上牛车将红军一一送过了河，并叮嘱大家白天不能行走，指给了一个曾圈过羊的土圈内休息，待天黑后再走。经秦锁义的指点，红军人员一行通过了张掖的敌军哨卡，登上了东返的路程，脱离了敌人的搜捕（27）（附件四）。

红军在古浪作战中，白天遭飞机轰炸、追击，夜间多在深沟、岔路弯道中行军。干柴洼、横梁山的群众李映梅、何振臣、杨宝成和土门、定宁的群众张善流、张嘉美、俞展才等先后为红军指径带路（28）。

石窝会议后，裕固族青年牧民几朵目，不畏风险爬山涉水，为西进的左支队当向导，从长干峡至八字墩，往返行程四百里。扎西斯多为红军宰羊，遭到头目的毒打后，又把家中仅有的一点炒面拿出支援了红军（29）。

左支队进入肃北阿克赛地区时，蒙古族牧民诺尔布藏木就为红军当向导，直达万佛峡毗邻蘑菇台，部队首长夸赞连续九天没出事，是诺尔布藏木的功劳。还特意赠给一枝“七九”步枪、一匹马作为酬谢（30）。

（六）机智与敌周旋，避过了敌人的搜捕残害。

一九三七年春，有十二名红军人员，到山丹霍城邱春芳家寻找食物，邱春芳留宿。并拿出仅有的一点粮食做饭吃。不料，次日清晨，敌人来搜捕红军人员。在此危急时刻，她立即将人藏入套间窑洞，用杂物掩盖了洞口，又在窑里放一堆柴禾，点燃冒烟故做烧炕，使敌难以进窑。当敌追问她时，矢口否认，敌人只得灰溜溜地走了。敌走后，她备带了炒面，护送了两里多路，指给了行走的路线（31）。

山丹芦堡任家寨的李逢益，将失散红军战士杨春才藏入平坡后窑内，后被人告密，立即又转入另一窑内隐蔽，为使敌不再产生怀疑，一面扬言红军早已走了；一面又在原藏过红军的地方备设了酒席，请保甲人员吃喝，还领他们去后窑取酒，打消了政保人员的猜疑。杨春才脱离险境，安全养息，恢复健康。临走时，缝给土布棉衣一套和帽子，备办了路途食用的口粮，资助二十余元，杨留下书信一封离去。李逢益还先后为过路红军提供食宿方便，资助白洋九十余元（32）。

一九三七年春。永昌县九坝团庄王希昌患病期间，一位腿负重伤，双脚化浓溃烂的红军人员，东返经过他家时，恳求留宿养伤，王收留帮助他洗伤、治脚，热情照料，此时，正遇运输粮草的敌骑也要留宿，凡在家中的人逐一检查。王便让这位红军装哑巴，头蒙被说他得了伤寒病，正在出汗。敌人听到伤寒病要传染，很快退了出去，机智地避过敌人的搜捕，经过两月之余的护理，枪伤、冻伤痊愈，红军战士依依不舍的离开了王家。临走时，将自己的一把雨伞留作纪念（33）。

高台血战后，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舍身救红军，掩护伤病员。县城失陷后，五军的某营营长李宁荣，无法脱离县城，适遇一位双目失明的妇女，二人约好扮作假夫妻，由她掩护出城。商定后，相扶出城，行近城门，敌持枪托将李打倒在地，此女人扑在李的身上，大哭大喊说：“他是我的丈夫”。敌军查看，男的是哑巴、女的是瞎子，就放他们出城了，李脱险即到倪家营归队（34）。

五军四十五团政委张力雄，高台城失陷后，被城西街商人柴维仁营救，藏屋内夹墙中一夜。第二天拉一车草，将人隐藏在草里，安全送出城外。

一九三六年底，张掖县古浪乡铁匠李效忠，营救收留两名红军失散人员。一名把伤养好后，换了衣服归队；另一名未负伤的装扮成哑巴，带上走乡串户，以铁匠为生，以后，定居高台（35）。

三十军宣传员安正盛，在康隆寺作战中负伤被俘，送进张掖敌人医院治疗，结识了敌骑兵伤员李怀弟，由李策谋改名为李怀存，帮助逃出医院，后经李的堂叔李临忠介绍，安置到王致中家养伤三月。伤愈后，被介绍到张掖法院当了庭丁而掩护下来（36）。

（七）僧道晓义通理，扶助义军排难解危。

一九三六年四月，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同志带领左支队九百余人在祁连山行军途经与万佛峡毗邻的蘑菇台，万佛峡上持道士郭元亨，一接触到红军官兵就觉得和蔼可亲，

是一支军纪严明，以礼待人，秋毫无犯的天降义军，从红军口中得悉红军粮尽弹绝、挨饥受冻的情况，自愿捐助小麦二石四斗、面粉二百余斤、黄米六斗、葫麻油三十斤、硝盐四口袋、羊二十头、骡、马各一匹。临行时，程世才军长打了一张收条，并代表西路军左支队全体指战员向郭元亨先生表示衷心感谢。还叮嘱这张收条妥为保存，所借用粮油牲畜，革命胜利后如数归还（37）。

五月初，敌军进山搜捕红军，风闻郭资助了红军，搜出了郭所收藏的收条，以“私通共产”捆绑吊打，用清油泼撒点燃烧身，逼得拿钱赎命，郭无奈交出代存的白洋一百元和多年积蓄的三两六钱黄金，敌人撕碎这张珍贵光荣的收条，才告罢休。

直到一九六一年十月三日，郭元亨写信给程世才同志要证明二十四年前的那件事。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治部、装甲兵副司令员程世才同志分别于本年十二月八日、九日复函、复信，证明此事确属事实，再次感谢郭元亨在红军路过万佛峡的那种困难情况下，对革命的帮助之情（附件五）。

一九三七年春，红军战士秋宗山、王存善失散后，在古浪县土门遭敌军的严密盘查、搜捕，急忙进入桥家寺庙内，道人聂礼先让其穿上道袍，躲过了马家军的搜捕，次年，王存善随另一道士去张掖，秋宗山后返回原籍，幸存下来（38）。

红九军七十五团通讯班长王怀文，在梨园激战中腰腿负伤滚下山沟，幸被战友救护，隐蔽到张捕县上龙王庙邻近的一个山洞。一天黄昏，迫于饥饿，挣扎出山洞觅食充饥，但离庄户尚远，正在踌躇中，适遇上龙王庙的道人徐合德，从住处拿来水、馍让王吃喝后，又送回窑洞。敌人搜捕频繁时徐五次帮助转移山洞，冒着生命危险每天送水送饭，精心料理养伤，后伤虽初愈，却瘸了一条腿，腰部还不能弯曲，为使不致瘫痪残废，每天借喂鸡时撒下豆粒让其拣拾，锻炼半月，腰部基本恢复活动功能，后被坏人告密，敌旅长韩起功派敌军搜捕，徐闻风抢先一步又转移另一地方隐蔽，让敌人再一次扑空。至此，徐合德以“隐匿共党”而被捕，遭审讯拷打，却对隐蔽红军人员一事坚决不说实情。

大满庙的一位赵姓道人曾掩护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的红军战士关炳让，藏于山洞，后被民团头子曹明发觉，将关捕去，经多方求救，赵才将关要出来，也交徐收留养护，直到一九四〇年秋，关才回原籍四川广元（40）。

张掖县南关灵隐寺的和尚也相继掩护过两名负伤的红军，一名会武功的张姓战士，到一九四九年张掖解放时才归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另一名王姓战士去向不明（41）。

（八）进步的旧政府军政人员、开明绅士处于同情怜悯，沿途热情接济掩护红军失散人员。

西路军失散人员怀着对党忠诚不渝和革命必胜的信念，以顽强的毅力东返，找党组织和革命队伍，沿途除得到善良憨厚的各族人民群众的掩护营救外，一些思想比较进步、同情革命和受党的统战政策影响的绅士、军政人员也对失散人员同情、怜悯，从人道主义出发，对红军人员也给予掩护接济，帮助摆脱困境，尽快归队。

当时，张掖县马鹤年，支持高金城营救、掩护红军的工作，秘密积极配合，提供方便，帮助一些红军伤病、失散人员和“甘州中心县委”的几名党员化装去“兰八办”转赴延安。同时，还派人去南山黄草沟一带营救王树声。

红三十军医院领导干部林春芳等一行五人，在一九三七年春东返途经民乐县曹营村，来

到地主王志诚家，恳求乞食投宿。王志诚夫妇看到红军人员艰难跋涉，疲惫不堪，冻伤手脚的情景，很同情他们的遇遭，立即让进房里，生火、做饭、热情照顾。为其不被敌人发觉，招致不测，次日，天未明，又将他们送往离家三里外的山洞藏避，送饭养息，守护四天。临行时，又备了干粮供途中食用，红军派代表感谢（42）。

红三十军参谋张萍，在梨园口战斗中负伤不幸被俘，敌解往西宁，途经民乐张马寨子时，趁敌不注意侥幸逃出。在儿户贫困群众的掩护下，度过数月，之后来到国民党区长孙振铎家当雇工，到三七年七月，孙将张介绍给调往靖远县上任的民乐县长江述春、随去兰州，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张萍同志将孙的表现以及河西被俘、失散人员等情况向办事处做了汇报。

“八办”通过爱国民主人士高金城和孙取得联系，在为营救、收容被俘和失散人员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43）。

与此同时，三十军医务主任梁昌汉和三十军四科参谋张方明等化装东返途经民乐高家寨时，在农民高廷俭家投宿四日，高为他们打听情况，买肉买烟，热情接待，临行时帮助了炒面等食物（44）。

古浪干城的甲长王克吕，保长要他管押六名被俘人员，准备送交武威马步青部，在他看管到第七天夜晚，不忍心把红军送入虎穴，全部放走，后遭到保长的毒打和人格侮辱（45）。

临泽县民面团丁魏延年、魏录祯，受命去南沙漠古寨堡一带搜捕红军人员和收缴遗留的枪枝时，到蓼泉、三里沙咀子时，先后碰到两名步履艰难、伤势很重的红军人员产生了同情感，不仅未加任何伤害还指给较安全僻静的地方隐蔽（46）。

一九三七年三月，永昌的工商业兼地主张廷祯收留了张德、董国玉两名红军、县自卫大队长张中科企图搜捕，张廷祯凭借地方上的声威，严厉训斥了张中科，阴谋未能得逞。一九三九年张德返回原籍，张帮董国玉娶媳成家，直到一九五四年才携眷返回原籍四川仓溪（47）。

一九三七年二月，敌将被俘的红军人员解往张掖东教场活埋，红军战士孙得江和另一位王姓女战士被一名敌军副营长暗中藏于附近厕所，后又送往北街“王牛肉”家后院磨坊，孙、王后结为患难夫妻，去流泉一带给地主帮工度日，后又被安西商人冯街庆资助大洋二十元，在张掖城内摆摊为生，直到张掖解放（48）。

一九三七年夏，敌保安七团营长陆毓珍（永昌县人），收留了由地方保甲长送去的吕绍权、张梦熊、赵宝娃等十四名红军被俘人员，另编一班受训。让赵宝娃任班长，团丁夏收放假的机会陆全部给了口粮、盘费放走（49）。

西路军总部医院院长丁世芳同志失散后，被张掖县地主魏铎臣营救送往高金城的福音堂医院，在地下党支部和高金城先生的掩护下，安全回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后转赴延安（50）。

（九）敢担风险，为革命养育后代。

一九二七年初，西路军总部妇女先锋团吴仲廉同志（九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之妻）随部队转战到临泽县何家庄花园村一带时，在张家庄子生一男孩。时值寒冬腊月，环境艰苦，战斗频繁，携代婴儿不便，到沙河时，在苏维埃委员张永录的帮助下，征得吴的同意，将婴